



金沙江起始处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陶灵

金沙江的壮美风光

去年7月,我从重庆绕道青海玉树前往西藏,为的是先去金沙江起点,看看它究竟是什么模样。当然,还要再绕道去看看沱沱河。

1

金沙江我去过多次,在四川宜宾合江门,它与岷江交汇后开始称长江。我出生、成长、生活在长江边,对母亲河有种与生俱来的情感。

长江源头干流通天河,流经巴塘河口后,称为金沙江。巴塘河又名扎曲,当地语意为“从山岩中流出的河”,在玉树州称多县歇武镇直门达村汇入通天河。

7月30日下午,我驾车来到巴塘河口,以为会有一个醒目的标志牌等着我们拍照留念。可寻遍附近河岸,也没见任何与金沙江有关的标志物,多少有点失望。

打开手机上的微信定位,一查才发现,这里并不是金沙江的起点,仍为通天河。手指点着屏幕上的地图,顺河道往下游慢慢划动,大约25公里处,一条无名小河流入通天河口的地方,才开始标注为金沙江。

我怀疑微信定位有误,又打开导航查看。

这时,迎面驶来一辆垃圾运输车,我朝司机挥手。他停车,回答了我的疑问:“这里是通天河,金沙江还在下面。”他说了个地名,我没听懂。

我决定去下游看看。

看。按微信定位找到金沙江起点,至少表明我到过那儿。可在通天河右岸,需返回通天河大桥,绕道十来公里才能去那里。

我在左岸沿公路行驶了几公里后,担心走冤枉路,于是在网上搜到玉树州水务局的电话,打过去咨询。“没有金沙江起点标志牌。”接电话的工作人员解释:“我们以青川两省交界处为准,上面是通天河、下面为金沙江,那儿有界碑。”

如此一来,金沙江的起点便有了三种说法。

2

反正“青川交界处”还要往下游走,我想探个究竟,于是继续前行。

大概又走了五公里,路过一小村子,几个村民正在公路上翻晒青稞。我找到一个年轻人问路,他说要到四川德格县才是金沙江,还有一两百公里路。我感觉这个说法欠妥,马上改口询问离四川交界处还有多远,他回答十公里左右。

继续赶路,终于看到了设置在公路里侧的“青海四川1号界碑”。下车,环视四周,左边为山右边临河,没有明显的分界特征,与我心目中想象的金沙江起点着实有些差距。我仍想找到那条无名小河。

再向前行驶约两公里,进入四川省石渠县真达乡真达村,村边一条小河汇入伴了我一路的通天河。对照微信定位地图查看,没错,正是那条无名小河——金沙江的起点。

村子很小,静悄悄的,路边坐着一位老人和一个小女孩。小女孩太小,老人又听不懂我的话。他指了指前方,那儿有个小商店,意思是去那里问问。

小店老板60多岁,河南人,来这里很多年了。他非常肯定地告诉我:“通天河从这里之后就叫金沙江了。”我打听村旁这条小河的名字,可惜他也不知道。小店

里坐着三个中年藏族男子,看样子是当地牧民。问他们,也都不知小河的名字。小河对岸有个加油站,来来往往人多,于是满怀希望过去,结果仍是不知。我索性不打听了。

站在无名小河的入江口,多角度拍了几张照片,时间、天气、地名、经纬度、海拔等数据清晰地显示出来。当然没有小河的名字。“三种说法”的金沙江起点我都到过了,我想,这已足够了。

第二天早上,忽然想起,之前路过石渠县城时,曾找水务局一位女士打听雅砻江的情况,得到热心解答。而无名小河就在石渠境内,何不问问她?很快,女士回了短信——从四川省河湖长制信息化平台查到,小河的名字叫“则巴河”。

这下,我心满意足了。

3

随后20天,我们经不冻泉、唐古拉山口,过那曲、拉萨、林芝、左贡、芒康,转了一个2800多公里的大圈,傍晚六点多又来到金沙江边。但这里不是它的起点,是其下游约500公里西藏与四川交界处的318国道老金沙江大桥旁。

我兴致勃勃地打电话给老同事郑中天,文绉绉地说:“郑老师,我正行走在你当年挥洒青春和热血的地方!”郑老师年长我20多岁,60多年前他在这一带参与318国道建设长达6年。此时,电话那头的郑老师正躺在病床上输液,声音微弱:“前几年,我曾想沿318国道走一遍,从建设者变为旅行者。遗憾的是临行前冠心病发作,这愿望今生可能再也无法实现了。”听到这里,我心里沉甸甸的。

郑老师继续说:“那座金沙江大桥是1964年建成的,不知道现在还在用没有。第一次去时,桥还没修好,我还是坐藏胞的牛皮筏子过的河。”此时,我已眼泪汪汪,哽咽地回答:“明天,我代表

您去看看!”

第二天下午六点多,我站在了四川巴塘县竹巴龙乡的老金沙江大桥旁。眼前的大桥已经断毁,只剩左岸二三十米长一小段,湍急的江面上有三个桥墩冒出一小截。

“这该怎么给郑老师解释呢?”我暗自犹豫。

在大桥旁,碰到一位干部模样的人,他告诉我老桥断毁的原因:20年前,318国道改造,新建了一座金沙江大桥,老桥就没再用了。2018年时,一月之内,上游两次山体滑坡,金沙江形成堰塞湖。排险泄洪时,新老两座大桥都被冲毁。他指了指下面不远处说:“你看,那就是新桥,也是断的。”这座断桥我刚见过,旁边立有一块大石碑《金沙江大桥抢通简介》:武警某部用22天时间,建起一座上承式铁架的金沙江大桥,保证了川藏“生命线”的畅通。

我脑海中一闪,这碑的内容,不就是我对郑老师最好的解释吗?

随后,我在断毁的老金沙江大桥下,捡起几块鹅卵石,带回重庆,准备送给郑老师做纪念。



“乐温”何以“名城”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胡雁冰

“乐温”,四川省的乐山和温江两地的合称?非也!

“地常温,禾稼早熟,民乐之。”它是唐武德二年(619年)分巴县设置的“乐温县”,是大夏皇帝明玉珍天统元年改名的“长寿县”,也就是2001年撤县设区的重庆市长寿区。它地处巴渝腹地,襟长江而临重庆中心城区,居渝东而挟三峡库区,史称“膏腴之地,鱼米之乡”。

长寿县得名虽只有662年,但设立县治已超过1800年,是蜀汉章武年间(221年~223年)从枳县分出设立的常安县。后来,不同时期还有温山县、永安县、乐昌县之名,是真正的千年古县。

那么“名城”又是什么呢?是指长寿区现为“重庆市历史文化名城”。2025年末,我跟随重庆市文物保护志愿者服务总队组织的探访队前往探寻,成为一次难得的“乐温”(既乐意又温暖)之行。

丹红银白

千佛人巴寡妇清(巴清),是中国最早的女企业家。司马迁在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里记载:“巴寡妇清,其先得丹穴,而擅其利数世,家亦不訾。清,寡妇也,能守其业,用财自卫,不见侵犯。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,为筑女怀清台。”

主要讲的是,巴清经营丹砂成巨富,助修长城,供骊山丹砂水银,获秦始皇尊为“贞妇”并筑怀清台。

据长寿县志,龙寨山内旧有石基,周数丈,相传为怀清台故址。后因重钢集团搬迁,怀清台遗址已被夷为平地,但此前有关方面已对遗址进行了搬迁保护。

易学在蜀

谯定(谯天授),北宋理学家。师从程颐,精研《易经》,推动蜀地理学发展,程颐

称赞“易学在蜀”,为巴蜀儒学宗师。

谯定开创的涪陵学派,成为两宋之际最为重要的理学学派,影响中国理学近两百年。谯定的嫡传弟子,著名的有刘勉之、胡宪、张浚、冯时行、张行成等人;再传弟子中,刘勉之的学生兼女婿朱熹开创闽学,是程朱理学的最高峰。《宋元学案》称赞谯定“固程门一大家也”,在本书收录的100个学案中,谯氏门人及再传,三传弟子涉及的学案多达35个,占三分之一强,足见谯定确为一代理学大宗师。

三部尚书

明代“三部尚书”聂贤(1450年~1540年),字承之,号凤山,谥号“荣襄”。明弘治七年(1494年)开始为官,经明弘治、正德、嘉靖三朝50余年,历任工部尚书、刑部尚书、户部尚书。为人刚直,为官清廉,其品行一直为后世所敬仰。

他与正德皇帝的“君臣对”非常精彩。皇帝出题:朱帝八牛开山开水开社稷;聂贤答对:聂臣三耳听天听地听君王。既工整,还没被难倒。

明嘉靖年间,时任左都御史的聂贤被昏庸的皇帝削职为民。后归乡创书院兴教育,颇得乡邻敬重,后人为了纪念他,修建了聂氏宗祠。2019年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。

武侠宗师

“还珠楼主”,原名李善基,出生于长寿凤岭街李家祠堂(现长寿实验一小),中国近代著名的武侠小说家,被誉为“现代武侠小说之王”,代表作有《蜀山剑侠传》《云海争奇记》等。他的作品以想象奇特,情节曲折,人物众多,风景绮丽而著称,开创奇幻仙侠流派,广受读者喜爱,对梁羽生、金庸、古龙等武侠小说家均有启迪之

功。著名武侠小说大师金庸曾说“飞雪连天射白鹿,不及还珠一卷书”,足见他对“还珠楼主”的尊崇。

还珠楼主还是一位多产的剧作家,与京剧“四大名旦”之一的尚小云义结金兰,自写《汉明妃》后成为尚小云的特约编剧。先后编纂、整理了一系列新剧目,如《卓文君》《林四娘》《酒丐》《昆仑剑侠传》《青城十九侠》等。

红色先贤

杨克明(1905年~1937年),云集镇人,原名陶正(又名陶树成),川东游击根据地重要创建者,后随西路军在高台壮烈牺牲。与刘伯承、聂荣臻、杨尚昆等一起被评为重庆籍十大红军高级将领。

程谦谋(1919年~1949年),原名程济贤,又名程寄萍、程茜蒙,是灵山乡柳马沟湾人。解放战争时期,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国共产党,担任重庆地下党刊物《挺进报》复刊后的主编和《解放》编辑。1948年12月,因叛徒出卖被捕。在狱中坚贞不屈,以文艺活动鼓舞难友斗志。1949年11月27日在渣滓洞监狱大屠杀中牺牲,年仅30岁。

市级“文街”

2026年初,长寿传来好消息:长寿区关口被评定为“市级历史文化街区”。

关口位于长寿城区滨江地带,龙溪河、桃花溪在此地汇入长江。该街区拥有定慧寺、青龙嘴古建筑群、重庆铁合金厂、安定造纸厂、长寿化工厂及其家属区等历史遗存,是我国西南地区近现代工业发展的“活化石”、长江文化的重要承载地和川江流域水陆转运关键节点,承载着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。

这次“乐温”之行,也是震撼之行,激起了我更深入探访长寿的欲望。